

史迹寻踪

雁门关怀想

□赵月明



雁门关 宫爱文 摄

雁门关与宁武关、偏头关合称“外三关”，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，以“险”著称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关”，有“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”之说。雁门关位于代县县城以北的雁门山中，北依雁北高原，南屏忻定盆地。“雁门”一词最早源于雁门山，《山海经》载：“雁门山，雁出其间。在高柳北。高柳在代北。”雁门山古称“勾注山”“陉岭”“西陉山陉”，这里群峰挺拔，地势险要，自建雁门关后更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，“外壮大同之藩卫，内固太原之锁钥，根抵三关，咽喉全晋”。明代旅行家乔宇在《雁门山游记》中说：“凡山西之关，四十有余，皆踞隘保固，而耸拔雄壮，则雁门为最。”

险峻的地理位置，决定了雁门关“兵家必争”的古战场地位。历代烽火硝烟淬炼出雁门城楼的铮铮风骨，在华夏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战国时期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，强化边军战力；名将李牧驻守雁门，大败匈奴十万精骑，威震北疆。秦统一六国后，蒙恬率军驻守雁门关一带，修筑长城以御匈奴。及至西汉，卫青、霍去病、李广等名将驰骋雁门关内外，屡挫匈奴人袭扰掠夺，将匈奴驱逐至阴山以北，收复河套、河东、河南大片失地。从此，雁门雄风震慑北地，匈奴闻李牧之名而胆寒，称李广为“飞将军”。汉唐以来，“昭君出塞”“文姬归汉”“杨家将大败辽兵”等历史事件，更为雁门关增添了厚重底蕴。据史料记载，雁门关历史上曾爆发过千余次战争，这里既是奇才良将的诞生摇篮，也是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碰撞、融合共生的核心区域，更是古代军队攻防据守实战实训之地。

“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秋色里，塞上燕脂凝夜紫。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唐代诗人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以生动笔触勾勒出一幅悲壮雄浑的边塞战争画卷：敌军如乌云翻涌般向雁门关压来，将士们以血肉之躯筑牢城防，阳光映照铠甲，金光遍地闪烁，号角声震荡秋野，凝血浸染暮色……后人读罢不禁感慨：原来车毂交

错、横刀立马的大场面通过汉字的精妙诠释，竟能呈现出如此震撼的场面。诗中所绘战事虽为艺术化演绎，但其传递的舍生取义、精忠报国的精神内核深入人心。

地处雁门关脚下的代县，古称代州，秦时为太原、雁门二郡之境，两汉、魏、晋因之。隋改为代州，大业初年复名为“雁门郡”，唐复曰“代州”，之后代州与雁门郡多次交替出现，金代又名“震武军”。直到明洪武初年废州为县，清雍正年间升为直隶州，属山西布政使司。民国时期改称代县，属雁门道，后废道直隶山西省。千年积淀铸就人文辉煌，代县境内除了雁门关，还有边靖楼、阿育王塔等历史遗迹，均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可谓代县的“镇城之宝”。

边靖楼又名“雉楼”“鼓楼”，是雁门关的重要依托和支撑点，被誉为“万里长城第一楼”。它如巨人般日夜守望边疆，与脚下蜿蜒起伏的长城共同构筑起坚固屏障，拱卫着代州古城与华夏腹地。边靖楼坐北向南，由高大的砖券门洞合基和檐木结构歇山顶楼身组成，基台通体用青砖包砌，远远望去，雄浑挺拔，固若金汤。楼阁为砖木结构，斗拱规整，梁架精巧，结构合理，建造宏伟。楼内设有楼梯，可达顶层远眺，北望雁门，南俯滹沱。其独特之处在于“一楼双匾”，实属罕见，“威镇三关”“声闻四达”两块巨匾高悬巍峨城楼，在日月辉映下熠熠生辉，令来犯之敌望而生畏。

阿育王塔又称“白塔”，坐落在代县城内，始建于隋，原为木质结构，元代改建为砖塔，造型秀美，雄伟挺拔，雕艺高超，是中国藏式塔中之佳作。阿育王塔由主塔和附属小塔组合而成，主塔建于塔基正中央，为圆锥体，佛教藏式造型，平面为圆形，塔身上施曲尺形弥座，座上承刹杆。主塔壮观秀逸，是一座楼阁式建筑，共

分四层，各层檐下均配有砖砌仿木结构斗拱。阿育王塔将古代建筑、艺术、宗教熔于一炉，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，有极高的文物价值。2001年6月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巍峨壮观的代县文庙，既是立德树人的精神高地，亦是融文化底蕴与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宝库。穿过万仞坊、棂星门、戟门，步入大成殿，浸润在浓郁的文化气息中，感悟先贤的精神内核与思想智慧，不由令人心生感慨、满怀遐思。院内古槐虬劲，枝头挂满密密麻麻祈福红绸，汇成一片炽热的红色海洋。泮池旁的学堂旧址前，仿佛仍回荡着当年的琅琅书声，依稀可见四十余位进士从这里走出的昂扬身影。棂星门的斗拱结构错落有致，尽显古代木构建筑的独特匠心与艺术魅力。

铁马秋风，雄关漫道，古老的雁门关曾被风尘和历史剥蚀得只剩下车轮碾过的辙痕，重修后再现昔日雄姿。汉白玉的雁靖坊，镌刻的纹饰尽显庄重；横贯关南北的青石关道，氤氲着苍古韵味；早戈寨民俗村的泥墙下，留存着先民寻常生活的烟火气息；前腰铺驿站往来游人络绎不绝，恍惚间，竟与当年手持勘合或火牌的邮差身影重叠……站在关楼远眺，群山连绵，长风浩荡，雁门关，雄风依旧。



边靖楼 冯晓磊 摄

谈文绎史

鹿鸣呦呦

——传统文化中的鹿

□张健 薛舒阳

在传统文化中，鹿是一种有神力的动物，神话传说中鹿往往是神仙的坐骑。李白一生寻仙问道，其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有“且放白鹿青崖间，须行即骑访名山”之名句。南极仙翁的白鹿，不仅被绘制在寿画里，在文学中也大放异彩。《西游记》中的白鹿精就是寿星南极仙翁的坐骑，偷得寿星的蟠龙拐杖后下凡为妖。在《白蛇传》里，白娘子独闯昆仑山，欲盗取起死回生的灵芝仙草，遭遇鹤、鹿二仙童阻拦。清代神魔小说《天仙外史》中的鹿童化为道人，下凡后为祸人间。屡破票房纪录的动画电影《哪吒2》，其中的反派之一鹿童，是无量仙翁的大弟子，担任捕妖队头领，戏份颇重。

鹿的美丽和优雅在“鹿”的字形中就可以看出来。甲骨文中的“鹿”字，宛如一头长着枝杈形双角的雄鹿。在汉字中，以“鹿”为部首或偏旁旁的字，其意义往往与鹿的本义紧密相关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鹿都是古人最重要的狩猎对象之一，后来“逐鹿”被引申为争夺权力的象征。在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的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遗址中，就发现了众多鹿的遗骸。到了商代，鹿更是王公贵族重要的狩猎对象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捕获鹿的记录。山东博物馆的殷商甲骨文中，有一件“擒鹿”卜骨，卜辞记有“狩，获，擒鹿五十六”，介绍了商王在一次田猎活动中的辉煌战绩——擒获了五十六头鹿。秦末，谋士蒯通说出千古名言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”，于是“鹿死谁手”“逐鹿中原”逐渐便成了夺取权力的代名词。

宋代张炎在词中写道“又何心逐鹿，蕉梦正钱塘”，其中“逐鹿”就用了《史记》典故，而“蕉梦”出自《列子》中的《蕉鹿梦》，郑国人在野外打死一头鹿，怕被人看见，用柴草将鹿隐匿起来，梦醒后却找不到鹿，比喻人世得失如同一场梦。周武王伐纣，和商纣王在牧野大战，纣兵战败，商纣王回到沫邑鹿台，“蒙衣其珠玉，自燔于火而死”。神魔小说《封神榜》中纣王无道，在商都附近修建鹿台，而《史记》载“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”，鹿台实则为商都宫苑建筑，是纣王积财处，周武王克商后曾“散鹿台之钱”。如今，“鹿鸣宴”已成为淇县“淇园八景”之一。无独有偶，北欧英雄史诗《贝奥武甫》里，丹麦国王建造了“鹿厅”供骑

士宴饮，以雄鹿象征国王的权力。

鹿还是祥瑞的象征，早在仰韶文化时期，鹿纹便与鸟纹、鱼纹和蛙纹合称为四大图腾之象。《春秋运斗枢》记载，“瑞光散为鹿”，瑞光为祥瑞之光，鹿是由瑞光凝聚而成，象征吉祥。传说，龙和麒麟这两种神圣的动物，其形象也都源于鹿，龙角的造型就跟鹿角相像。在传统寿画中，鹿多与寿星相伴，鹿口衔灵芝的图案被用来表达长寿的祝愿。此外，“鹿”与“禄”谐音，代表福祿和官运，常与仙鹤、蝙蝠、松柏等元素一同构成图案，寓意吉祥与富贵。当一百头鹿汇聚在一起时，被誉为“百禄”，寓意着无尽的财富与福祿。而鹿与蝙蝠的结合，则象征“福祿双全”。“鹿”与“路”谐音，亦有四通八达、一帆风顺之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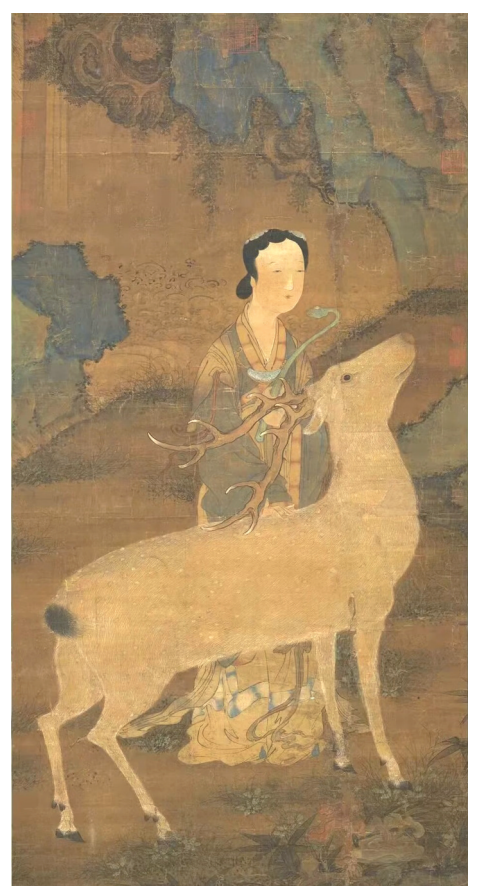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《鹿王本生图》，是北魏时期的横卷式壁画，也是同类题材中保存最完整的连环画，讲述一只美丽的九色鹿王，救了一个不慎落入水中快要淹死的人，然而却被此人出卖的故事。198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经典动画片《九色鹿》，就是以此壁画为原型。

鹿还是爱情的象征，在古人的婚礼中承载着特殊寓意。《仪礼》中记载士子纳征之礼规定“纳征，玄纁束帛、俚皮，如纳吉礼”，“俚皮”就是指两张鹿皮。在婚礼纳征环节，鹿皮被视为重要的贽礼，寓意着子孙繁衍、人丁兴旺的美好愿望。此外，成语“鸿案鹿车”，也生动描绘了夫妻间恩爱两不疑、同甘共苦的深厚情感。如今，“小鹿乱撞”更是年轻人表达心动、爱情的经典用语。

鹿巾是古代隐士的服饰，由鹿皮巾简化而来，特指古代用鹿皮制成的头巾，又称“鹿巾”。古代隐士以戴梅花鹿皮帽为其身份象征，唐代诗人韦庄在《雨霖铃》上作呈侯学士中，通过一句“鹿巾藜杖葛衣轻”，勾勒了隐士身着鹿巾、手持藜杖的淡泊形象。鹿元素还被广泛运用在瓷器、织绣、木雕、年画、建筑的装饰图案中。秦代时，画像砖上就已出现“鹿



鹿王本生图



仙岩寿鹿图

车升仙”图案。宋代定窑瓷器上的鹿纹，以细腻的工艺模仿写生鹿画。金代的印花卧鹿百褶盘，以一头卧鹿为主画面，周边环绕牡丹、莲荷、菊花、葵花、芍药等图案。在当代设计中，也有不少运用鹿元素的案例。如深圳鹿鸣文化主题公园的标志设计，将传统鹿形剪影进行几何化与简约化处理，线条简洁明快而富有动感，既保留了古典韵味，又注入现代视觉语言的精练之美。一些当代家居设计，将鹿角的精致形特征抽象为灯具造型，既彰显了典雅格调，又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“画游千里江山”数字沉浸展览，通过前沿投影及互动技术的巧妙运用，使古画中的鹿栩栩如生。观众仿佛置身山水之间，亲近悠闲的鹿群，实现了跨越时空的文化漫游。

评论天地

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：当我们在博物馆、艺术展驻足，总有一些作品让人心头一颤，不由得赞叹：“真好！”若要追问它究竟好在哪里、为什么能打动人心，又往往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艺术家巫鸿新作《生动：在漫游中发现艺术》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）就回答了这一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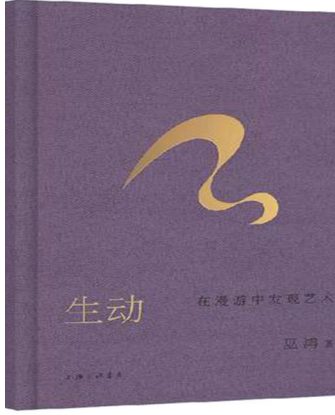
在作者看来，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作品，也就是“生动的艺术”，才能够触动人心。巫鸿指出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，在抽象绘画和观念艺术产生之前，当人们赞美一幅画时，“生动”和“如生”是最常用的两个词。南朝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把“气韵生动”置于“六法”之首。而西方人赞美艺术品时常用的单词是“lively”，直译过来也接近“生动”。沿着“生动”的线索，我们踏上了一场穿越时空的艺术漫游，穿梭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品之间，去发掘那些让作品“活”起来的秘密。

翻开全书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动感的世界，作者注意到飘带这个中国古典艺术的常见元素。比如湖南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帛画《人物御龙图》中，主体人物纹丝不动，却凭借四根飘动的丝带，传递出御风而行的动感；在相传为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的《洛神赋图》中，女子周身飘起的披肩，为女神注入轻盈的仙气；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，飞天身上的飘带随风舞动，营造出“满壁风动”的感觉……看似无足轻重的飘带，不仅成为画面的装饰，更是艺术家捕捉动态的密码。借助这些飘逸的线条，静止的画面充满了流动的韵律，人物仿佛拥有了动态与生命，下一刻就要从画中走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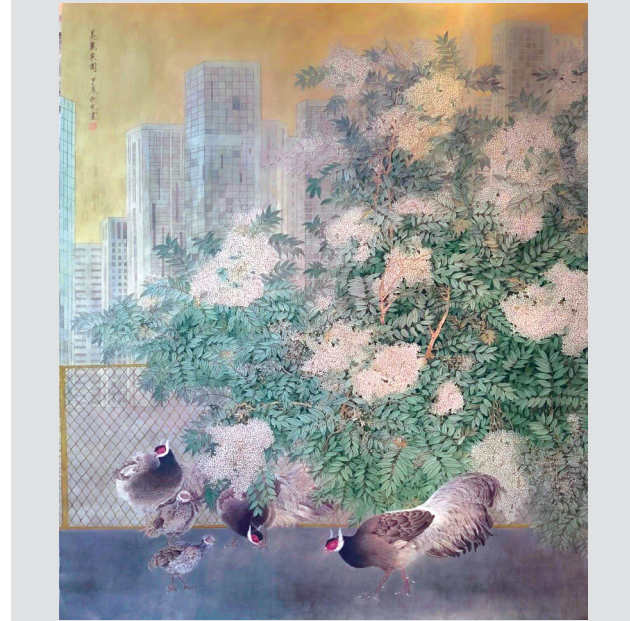
传统研究往往聚焦可见的艺术，而忽略不可见的元素。书中第二部分“风气”，带我们欣赏那些看不见的东西，在画面中寻找风的踪迹。风本无形，却通过艺术家笔触变得可视——在文艺复兴艺术名作《维纳斯的诞生》中，它吹起维纳斯的金发和女神的衣褶；在山西忻州北朝陵墓的《升仙图》壁画中，仙人的长发被吹向身后，衣袍高高甩起；在宋代的《松下曳杖图》中，顺着人物侧耳倾听的动作，我们仿佛也能听见那穿过松针的簌簌风声，捕捉到千百年前吹过的那一阵风……巫鸿像一位侦探，从飘动的衣裙、摇曳的树枝、人物的姿态等细节，指认出风的形态。这无形之风，为艺术作品注入了无穷生命力，让千百年后的我们惊叹于“寄妙理于无形”的艺术匠心。

人物与动态结合，催生出无形的情绪，并借助表情传递出来，构成艺术作品的心理深度。而在所有情绪中，对死亡的哀痛无疑是至为激烈的。巫鸿比较了不同文化中表现哀痛的方式：埃及壁画中葬礼的肃穆、希腊陶画上送葬队伍的悲戚、佛教艺术中涅槃的宁静。我们惊讶地发现，尽管文化背景迥异，人类对死亡的表现却有着惊人的相似。从夸张的哀悼动作到内敛的悲伤表情，艺术中的情感表达完成了一场从外放到内化的演变。我们由此理解，艺术品强烈的感染力究竟从何而来。

巫鸿采用跨文化视角，打破艺术史学科的种种边界，跨越古今、东与西、平面与立体、静态与动态的隔阂，带着读者以更包容的心态、更开放的视野，去欣赏和理解艺术。这场“艺术漫游”可谓巫鸿对几十年学术研究的自我突破，是一场随性出发的艺术之旅，它邀请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发现，去感受，去建立那些超文化和超历史的艺术联系。



画说



卢秋光 作

看见艺术中流淌的生命力

——读巫鸿的《生动：在漫游中发现艺术》

□贾宇宇